

母亲的床沿

□吴向裕

多少年了,母亲一直有个令我费解的习惯,她睡觉时总喜欢侧卧在床沿的木梁子上,总喜欢背对着睡在最里边的父亲。而床的中间却是空空的,也从没见过母亲躺在过那里。

一次回老家,刚进屋子,见到母亲正卧在床沿上扇风纳凉。母亲年事已高,我真担心母亲不留神从床上掉下来。老床有一米高,摔着也不轻。我忍不住说道:“娘,您往床里面靠靠,在床沿睡很危险的,您都那么岁数了……”

母亲摇晃着坐起身来,笑道:“这床窄,你爹他夜里好翻腾身子,我怕被他踢着,所以尽量往床沿靠了。”

母亲继续笑着,我心里却越想越不是滋味,一米五宽的木床是窄了些,于是萌生了给母亲买个床的念头。

叫上大哥和三弟,我们到了镇里,挑了个最大的床,纯东北松做的,床两米宽,约摸不到半米高,正合我们兄弟的意思,我们高兴地把新床拉到了屋子里。

母亲看见新床,自然欢喜,赶忙把席

被卷了起来,我和三弟用力将老木床抬起。不料用力过猛,一条半腐的床腿突然折裂了……母亲随即说:“这床可别扔,放家院先晒晒,等你爹回来再修修。这床可是你们兄弟仨小时候睡的啊……”我们并没有太在意母亲的话,只是干脆利落地把老床抬出了屋子。

新床安好了,我拉着母亲坐到床沿上,母亲十分高兴,连忙夸赞漂亮的新床和我们哥仨的心意。我内心阵阵欣慰,以为彻底解决了对母亲的顾虑。

谁知一个月后,我再次回老家,见母亲仍旧是以前睡觉的样子,仍紧紧贴在床沿上休息。我没有叫醒母亲,而是带着气愤,找到了后院劈柴的父亲。父亲听了我的牢骚,笑着说:“你们弟仨可真不知道啊,你娘她年轻时就这样。你们弟仨小的时候,咱一家五口人都挤在这把宽的老床上。你们弟仨睡中间,我和你娘睡两边儿,你娘她为了夜里能方便给你们喂奶把尿,主动睡外边。等你们再大一些的时候,你娘看躺床沿也不行了,干脆侧卧在床沿上,为的就是给你们腾出睡觉的地方……你们长大成家后,她还是习惯侧卧在床沿睡,估计

怎么也过不过来喽!放宽心,你娘不会从床上掉下来的。”

听完父亲近乎随意性的回答,我鼻子猛一发酸,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过了会,我回到了屋子里,见母亲仍在熟睡。不知怎地,我突然有种想睡在床中间的想法。跟随母亲鼾声的节奏,我脱了鞋,从母亲腿上绕了过去,与母亲一头儿躺了下来。这时母亲似乎感觉到了床中间的动静,蒙眬的声音咕哝出了一句话:“仨啊(我三弟),睡好,别乱动……”

我知道母亲在说梦话。我看着母亲,惊讶地发现除了母亲的背,啥都看不见。平常瘦削的母亲,此时的后背却变得如此宽大,犹如一座安稳的大山,遮挡住了床外的一切,遮住了所有的恐惧和黑暗……

这才懂得母亲为何喜欢侧卧在床沿上了,我坐起身来,仔细观察着母亲熟睡的侧脸。外面的亮光透过窗户,细抚着母亲的苍白的头发……

也许母亲知道,也许母亲根本没有睡着,母亲也从没敢沉沉地睡着过。母亲更不会从床沿掉下来,因为母亲知道:床的里面,始终有她三个最疼爱的孩子。

微观

○○○

阿Q
俞益萍

我和丈夫的个性很不相同,一个慢一个快,一个冷一个热,一个感性一个理性,很难搞呢!但也没啥关系,就当互补吧!每每两个人为一点自以为是的“真理”杠了起来,总有一个人会先很“阿Q”地退一步想:唉,当初是我自己挑的对象,他(她)的个性不论好坏,我都得照单全收;算了,算了,反正婚都结了,孩子也生了,两人的关系应该更亲密、对家庭的责任也更大,就把自己再“缩小”一点吧!婚姻不都是需要不断学习和经营,才会在珍惜和感恩中得到幸福吗?千万不要等到一方的生命走到尽头,再来后悔啊!

最安全的地方

刘万军

上周日,我和同事非兵约好去爬山。车开到山下,一切收拾停当,考虑到车钥匙带在身上不安全,我们就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钥匙藏起来。这时,非兵指着不远处的一堆沙子说:“就把钥匙埋在沙堆里吧,这样再安全不过了。”

藏好钥匙,我们开始上山。一直在山上玩到黄昏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山下。突然,非兵惊叫起来:“沙堆呢?沙堆怎么不见了?”我抬眼看去,上山前埋钥匙的沙堆,早已空空如也。原来,那堆沙子,只是暂时堆放在那里,那天刚好被运走了。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恰恰隐藏着最大的风险。

熟人的恶意

休闲路

你应该也遇见过“熟人的恶意”,就是在公众场合令你尴尬,让你很不舒服的话。那一般只有这几种原因,生来娘胎带的恶毒,看不了朋友比自己过得好,想通过打压你来显得自己好,情商低,嘴贱。不是把人往坏处想,真的就这么几种可能性。如果你也遇到过这种“朋友”,无论因为以上哪种原因,尽量离远点。

冷饮店

徐林

以前的冷饮店里,没有可乐、雪碧这些洋饮料,除了瓶装的汽水外,就是散装的酸梅汤。酸梅汤很便宜,两三分钱就能买到一大杯,酸溜溜、甜丝丝,一杯下肚,浑身都觉得清凉透爽。如果午后能跟父母讨到两三分钱,先到冷饮店里灌满一瓶酸梅汤再去上课,那便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那时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用一种叫玻璃丝的东西扎辫子。所谓的玻璃丝,其实就是空心的细塑料管儿。我们就用这种玻璃丝当吸管,一头搁在瓶里,一头含在嘴里,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吮吸酸梅汤,在酸甜与清凉的感觉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夏日的快乐时光。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73号



修道院 [美国] Y·麦克尔

欧洲杯

□黄艳梅

我和老公在大学里相恋,毕业后我们在这座城市安了家。老公是球迷,曾任大学足球队的后卫,记得大三那年正遇上欧洲杯,老公一连两星期熬夜看球,换来的是期末考试三门挂科。受老公影响我也像模像样地当起了球迷,女生宿舍里没有欧洲杯燃情四射的氛围,我只好扎在男生堆里胡言乱语足球,我为足球狂。

今年欧洲杯期间我心血来潮对老公说想找当年我们在大学里看球的那种感觉,老公欣然同意。那天深夜里我精心打扮了一番,斜挎着女包跟老公一起出了门。牵着老公的手直奔路边的大排档,大排档上正在播放欧洲杯直播,那里是年轻人的世界,他们热烈地讨论着球赛,不时地发出阵阵喝彩声,空气中弥漫着啤酒味、香烟味、烧烤味。我静静地看了半个多小时的球,倦意已经袭来。再看看老公这个当年俊俏的少年郎早已经发了福,曾经一看到足球就两眼放光的他此时居然打起了瞌睡,我本想抓住青春的尾巴与这个男人一起迎接他的盛宴,可梦想很丰满,岁月的现实很骨感。

终将逝去的青春是永远不会再来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尽的回忆和思念。

老家

□元未

上周末,爸爸跟伯伯回老家完成了奶奶的迁坟一事,从此,老家就是一个我们再也不会回去也回不去的地方了。

去老家要坐两三个小时车,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盘山公路上弯来绕去。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十几岁就离乡的爸爸似乎一直跟那里的人保持着熟识关系,路上碰到的所有人都会给他递烟,路经的每一所屋子的主人,都会亲热地招呼他进屋歇脚,有的甚至会打来一盆热水给我们洗手,再递一张毛巾给我们擦脸。

今年春节回去上坟的时候,包括我家的祖屋在内的大多数房屋都已经被拆除了,废墟的主人早已搬走,所以再也没有人邀请我们进屋歇脚,更没有热腾腾的热水跟毛巾了。奶奶的墓地也是即将修建的公路要经过的地方,需要动迁,所以这一次回乡祭祖也成为了最后一次。

从此以后,我不用再备受煎熬地在冬天的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也不用再忍受盘山公路上的颠簸与呕吐,这原本是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盼望的事,如今实现了,却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快乐。

掬缕阳光缓步行

□方桂红

一级台阶,再一级台阶,步子迈得很慢、很重,当真的登上山顶,置身那片桃园时,我望着身旁的妈妈,竟有些难以置信——毕竟,这200多级石阶,对于91岁的老人来说,着实是挑战。

登山是临时决定的。陪她阳光下散步,在一山脚处,指着盘桓山腰的石阶,我告诉她那是通往山上公园的路。“一定很高吧?”妈妈的话,让我听出了隐隐期盼和担心。“试试?”我这么问,心却是忐忑的。记得前些日子的雨天,她上5层楼房都显艰难。“试试。”她接着又说,“难得这样好阳光,还有你陪着。”那一刻,我又看到了她往日的精气神。

搀着她走,很自然地,我成了她最得力的“拐杖”。登几级,站立歇一会,或者索性就着石阶,席地而坐。她是兴奋的,我是激动的,只是,我仍然不忘提醒,“爬不上去,我们就返回。”“再走吧,慢慢地。”每每这时,我总会留意到,阳光下,她摊开两手掌作掬状,再合上,然后相互揉搓,整个过程几乎是下意识的。

许是运动和阳光照映的缘故,妈妈那有着老人斑的脸庞比先前红润了许多,皱纹也舒展开来,坐在桃园的石阶上,我看见,她又在重复了那个动作。“用手捧着太阳(光),脚都有力些。”听她这么说,我竟涌动起拥抱她的冲动,看见她望着我笑,便羞涩地掩饰着,说:你大概创下了登上这座山最高年龄老人的纪录了。她又笑。

下山途中,我依然忐忑。搀扶着,竟遥想自己若干年后,能否如她这般?“有你陪着,这么好阳光,慢慢走,我行的。”妈妈说得很随意,我听着却如阳光直渗心扉,暖从心出:阳光,实在是件妙不可言的礼物。我想起自己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有你在,我会一直走下去,不会放弃的。陪妈妈走在一级级石阶上,我能清楚自己在身边搀扶着她的动力,想必她心里也是感谢我的。

我得学着妈妈,伸出双手,张开手掌,掬缕阳光,开始试着缓步前行。